



SHI
ZONG
DE
NAN
HAI

杨立新 著

失踪的男孩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小说集。收集了作者近年来创作发表的中、短篇小说三十余篇。

中篇侦破小说《失踪的男孩》，大致内容是：六岁的独生男孩路路，被犯罪分子拐骗。急坏了路路的父母，慌忙到公安机关报案。路路究竟在哪里？犯罪分子为什么拐骗路路？路路的命运如何？一个个悬念，使人提心吊胆；一场场斗争，令人深思。

中篇惊险小说《美人计》，大致内容是：一位姓田的老编辑，初次经商，毫无经验，被一个不法之徒欺骗。这个不法之徒的母亲，为了掩盖儿子的罪行，达到独吞巨款的目的，不惜出卖灵魂和肉体。田编辑在赤裸裸的女人面前表现如何？他是怎样进的监狱？后来又遇到哪些坎坷？作品故事情节曲折生动，跌宕起伏，险象横生，具有较强的思想教育意义和艺术感染力。

其它作品也都各具特色，值得一读。

失 踪 的 男 孩

延边群众艺术馆编

杨立新 著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，发行

延边医学院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3.125印张 3插页 261千字

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10136·1219 印数：1—25350册

定价：1.60元



作者像

(一九七八年五月摄于三道煤矿)

摄影 王长健

失踪的男孩 (小说)

杨子然

“好，再见！”路一摇动着白蜡的小伞。“爸，再见！”

“再见。”路一答应着。“路上小心。”

“再见。”爸一叮嘱着。“放学后早点回家，别在街上玩。”

“嗯哪！”路一告别父母，一蹦一跳地上幼儿园去了。

路路今年六岁了，是个聪明的好孩子，早有了独生子女证。爸、妈一省万金，视若掌上明珠。求亲告友，把他送入了全市最好的幼儿园。目前，刚入幼儿园的大班。在上班和中班的时候，早晨常由爸、或妈、

作者手迹

前 言

培养业余文艺创作人才，是群众艺术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。为了繁荣文学创作，培养业余作者，我们与延边人民出版社共同编辑出版了杨立新同志的这本小说集。

杨立新同志是我馆馆员。一九四六年生于山东省沂南县一个农民家庭。一岁丧父，三岁失母，由祖父抚养到十四岁。一九六〇年来延边，寄居在姐姐家。高中毕业后，曾在农村插队七年，在工厂工作六年，在公安机关工作三年，在出版社工作一年半。一九八五年七月来我馆工作。

杨立新同志从初中时期就开始业余文艺创作。二十多年来，一直没有间断过。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他的冤案得到了彻底平反，振奋了他的精神，激发了他的热情，增加了他的干劲。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基础上，他利用业余时间，先后创作发表了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曲艺、杂文等作品几十篇。一九八二年被吉林省文化厅评为业余创作积极分子。

杨立新同志的小说题材比较广泛，内容比较丰富，生活气息比较浓郁，故事性比较强，人物性格也比较鲜明。这显然与他那曲折、坎坷的生活经历和刻意追求有关。文艺创作离不开生活，没有生活体验很难创作出感人肺腑的文艺作品。据说，杨立新同志在创作《姐夫》这篇作品时，心情十分激动，禁不住流下了热泪。很多同志在读这篇作品时，也深受感动。这说明：你要想让自己的作品使别人受感动，你自

己必须首先受感动。文艺作品必须有真情实感，没有真情实感的作品是不能感动人的。真情实感从何而来？从生活体验中来。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。脱离丰富多彩的生活，就无法进行文艺创作。但是，有了生活，并不等于就有了文艺创作。除了先天性的条件外，本人的刻苦努力十分重要。高尔基说：“天才就是勤奋。”无论做什么事情，缺乏勤奋精神是难以收到成效的，搞创作尤其如此。杨立新同志之所以小有成就，主要原因是他比较勤奋。

搞创作的人，在两种情况下容易放弃努力。一种是搞创作出了名，骄傲起来。这时候，常会把自己刻苦努力得来的成功，视为天赋过人，从而恃才傲物，不再刻意追求了。另一种是写到一定水平，长期突破不了这个水平，便灰心丧气，意衰手懒，不再刻意追求了。这两种情况是创作的大敌。我们希望杨立新同志不要沾染这两种毛病。要持之以恒，刻苦努力，争取在文艺创作方面，获得更丰硕的成果。

为业余作者选编作品集，在我们艺术馆还是第一次，毫无经验。再加上我们的水平有限，难免有疏漏之处。敬请文艺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延边群众艺术馆
一九八六年三月

目 录

前 言	(1)
失踪的男孩(中篇侦破小说)	(1)
张玉翠的婚姻悲喜剧	(68)
幸福的开端	(87)
养蜂女与放牛郎	(100)
清官难断	(108)
秋千女与摔跤王	(120)
母子情(中篇通俗小说)	(131)
文 贼	(180)
分 房	(188)
新来的编辑	(195)
姐 夫	(210)
耿爷爷受伤之后	(227)
美人计(中篇惊险小说)	(240)
忆苦思甜的人	(305)
除夕之夜	(319)

王大娘进城	(323)
评选先进的时候	(341)
幸福的小海兰	(328)
姐姐的秘密	(348)
无 题	(352)
赵科长的一天	(344)
姑爷拜年	(331)
邻 居	(338)
钱二叔打酒	(335)
朱三嫚	(354)
方主编的苦恼	(373)
拾牛招领	(381)
卖冰棍儿的老太太	(392)
打 赌	(397)
人往高处走	(403)
后 记	(416)

失踪的男孩

(一)

“妈妈，再见！”路路挥动着白嫩的小手，声似铜铃，悦耳动听。“爸爸再见！”他又调皮地向爸爸挥挥手。

“再见。”妈妈答应着：“路上小心。”

“再见。”爸爸叮咛着：“放学后早点儿回来。”

“嗯哪！”路路辞别父母，一蹦一跳地上幼儿园去了。

路路今年六岁，是爸爸妈妈的独生子，早办了独生子女证。爸爸妈妈爱子如命，视若掌上明珠，希望他将来有出息，求亲告友，把他送到了全市最好的幼儿园。半月前，路路入了大班。在小班和中班的时候，早晨要由爸爸或妈妈去送，傍晚要由爸爸或妈妈去接。“妈妈(爸爸)再见，晚上早点儿来接我。”每次送到幼儿园门口，路路都要这样叮嘱着。

现在可不同往常了。路路觉得自己大了，不该让爸爸妈妈接送了。爸爸妈妈也觉得路路似乎长大了，有能力自己上幼儿园了。何况，幼儿园离家不足三里路，沿着一条通衢大道照直往前走，只要经过那两个十字路口时，注意点儿来往的车辆就行了。

“妈妈，今天我自己上幼儿园，晚上自己回来，不用你们去接了。”路路挺了挺腰板儿，认真地说：“你看，我都快

赶上爸爸了。”说完，走到爸爸跟前，跷起脚，用右手斜着往爸爸的头顶划去。

爸爸赶忙低下头，应和着：“可不，路路的个头儿高多了。快赶上爸爸了。我看自个儿上幼儿园行了，锻炼锻炼嘛！若不，以后上小学怎么办？”

“我怕……”妈妈瞅瞅爸爸，犹豫不决。

“我不怕，我不怕，就要自己走！”路路扭动着身体，撒着娇。

“好，让我儿子自个儿走。”妈妈弯下腰，在路路的胖脸蛋上“叭”地亲了一口。

“再见！”路路兴高彩烈地跑出门去。

“你在后边偷偷地护送他……”妈妈叮嘱爸爸。“他一个人走，我不放心。”

“好，遵命。”爸爸匆匆赶出门去。

路路很聪明，他估计爸爸妈妈会偷偷地跟在后边护送，走几步便回头瞅瞅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他发现了沿着墙跟蹑手蹑脚跟踪盯梢的爸爸。这大大地伤害了路路的自尊心。他一腚坐在地上，大声哭喊着：“爸爸坏，爸爸坏！我不上幼儿园了……”

爸爸没想到路路会来这一手，慌忙跑过去，哄劝道：

“是爸爸不好，爸爸不好，路路打爸爸吧！”他拿起路路的小手，照自己的脸颊拍了两下，“爸爸再也不偷偷地送路路了，走吧，呵？”

路路的气消了，站起身，抹了把泪水，乖乖地上幼儿园去了。

这是一座不大不小的边疆城市，一条波翻浪滚的河流把

城市切成两截。东侧，工业区，烟囱林立，浓烟滚滚，机器轰鸣。西侧，商业区，鳞次栉比的楼房，五光十色的广告。每当上下班的时刻，大街上车水马龙，人流如潮。

往常，下班后，一般是赵丽娟首先到家。她今年三十七岁，天生丽质，长得细皮嫩肉，标致风流。每天，她下班后的第一项任务便是刷锅洗碗、生火做饭。当饭菜的香味从铝制的锅盖下飘溢出来时，六岁的路路便从幼儿园蹦蹦跳跳地回来了。“妈妈，我回来了！”路路扑上前，搂住她的脖颈，在她的俊俏脸颊上“叭叭”亲两口，便玩他的小木枪和小飞机去了。接着，便是丈夫张玉斌到家。张玉斌从农村“接受再教育”招工进城后，先在机械厂当了三年铸造工，由于笔杆子较硬，以后调到厂宣传科工作。他中等身材，脸黑眼小鼻梁矮，特别是那张宽宽的大嘴巴，一笑能裂到两耳。谁都说赵丽娟跟他很不般配，象一朵鲜花插到牛粪上。不过，人家是王八瞅绿豆对眼，你除了眼气，又有什么办法？何况，张玉斌虽然貌不惊人，但才华出众。从七八年到现在，已经发表了一部长篇，八个中篇，二十余个短篇，出了两本小说集，并多次在省内获奖。据说，光稿费和奖金就有一万多元的积蓄。半年前，调到地区文联从事专业创作。郎才女貌，也许赵丽娟爱的就是他的才华，谁知道呢？不管怎么说，如果不发生意外情况，这个三口之家，应该是个和睦、幸福、富裕和美满的家庭。

然而，祸从天降，路路发生了问题。若不，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呢？

往常，张玉斌下班回来，首先环顾室内，看有没有可爱的儿子。如果路路在，便会欢呼雀跃着扑过来，爷儿俩亲热

· 3 ·

地嘻闹一番。然后，放桌子吃饭。

可是今天，张玉斌跨进家门，却未见欢蹦乱跳的路路，只见妻子愁眉苦脸地坐在沙发上沉思。

“路路呢？”张玉斌道。

“还没回来。”赵丽娟答。

“嗯？”张玉斌抬腕看看表，“都五点半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”他转身出门，跨上自行车，往幼儿园驶去。

幼儿园的老师刚下班。有的走出了院门，有的正在收拾东西。张玉斌找到路路那个班的韩老师：“韩老师，路路今天来上学了吗？”

“来了。四点钟就走了。”

“跟谁一块儿走的？”

“跟刘涛。”韩老师疑惑地瞅瞅张玉斌：“怎么，出事啦？”

“说不准。不过到现在还没回家。”

“哟，一个多小时了，该到家了”。韩老师担心地说。
“得快找找，可别……”

“是呀，我正找他呢！”张玉斌喃喃道。

“那，我领你到刘涛家找找吧！”

“那……”张玉斌知道，韩老师家上有七十多岁的公婆，下有四五岁的孩子，家务活很多。他心中感到歉疚。

“没关系，找孩子要紧。”

张玉斌和韩老师心急火燎地赶到刘涛家。刘涛的妈妈热情地把他俩让进屋：递烟、倒茶、拿糖……好一阵忙乎。张玉斌客气地说：“对不起，给您添麻烦了。”

“哪里哪里，没事请也请不来您呐！”

韩老师似乎是常客，毫不见外，平静地道：“是这么回事。四点来钟时，刘涛和张路路一起离开了幼儿园。现在五点多了，张路路还没到家，家长很着急，所以……”

“涛涛！”刘涛妈冲着另外一个房间喊，“过来！”

“哎！”随着银铃般的童音，走进一个淡眉小眼、瘦骨伶仃的小男孩。“妈，叫我干啥？”

“你看谁来啦？”

“韩老师好！”刘涛向韩老师一鞠躬。“叔叔好！”又向张玉斌一鞠躬。

“这孩子真懂礼貌。”张玉斌夸赞着。

“还不是老师教育得好。”刘涛妈自豪而又谦逊地瞅瞅韩老师。

“可别这么说。”韩老师忙道：“教育孩子光靠老师可不行，家长的配合也很重要。”她转过脸，严肃地问：“刘涛，你跟张路路离开幼儿园后，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嗯……”刘涛皱起眉头，煞有介事地思索起来，“回家了，不，在回家的路上看了一会儿耍猴的。”

“张路路呢？”

“路路挤到人群里面去了，我没挤进去。”刘涛眨巴着小眼睛，右手使劲儿挠着头皮，“我在外边看不见，就回家来了。”

“路路呢？”张玉斌急切地问。

“我走的时候，路路还在看。”

“耍猴的在什么地方？”张玉斌迫不及待地问。

“在东市场附近。”刘涛回答。

“那……”张玉斌急忙站起身，对韩老师和刘涛妈妈道：

“我先告辞了。”说完，冲出房门，跨上自行车，风驰电掣般地向东市场驶去。

东市场，是个很大的蔬菜瓜果和肉食类贸易商场。正值夏末季节，又是傍晚，这里人头攒动，熙来攘往，老远就听到各种小贩的叫卖声和讨价还价的争议声。张玉斌环顾四周，不见耍猴的踪影，忙问身边一位卖西瓜的老太太：“大娘，刚才这块儿有个耍猴的吗？”

“有，早收场了。”

“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卖瓜老太太冷冷地说完，忙着招揽顾客去了。

张玉斌突然感到一阵孤独和悲哀。

此刻，赵丽娟在家中心神不定，坐卧不安。往常，这个时候，一家三口正围坐在饭桌旁高高兴兴地吃晚饭。可是今天，丈夫寻路未归，室内来来回回只有她一个人。没有欢声，没有笑语，只有墙上的挂钟嗒嗒地响着，更增添了室内的孤寂气氛。她把饭桌放到炕上，摆上碗筷碟匙，走出门外，往去幼儿园的方向瞅了瞅，不见丈夫和路路的影子。她走进屋，坐在沙发上，顺手从写字台上拿过丈夫未读完的一部外国小说。翻了几页，心烦意乱，读不下去，扔回写字台。她打开衣柜，找出给路路未织完的毛衣，心不在焉地织着，脑海中想着路路的事。片刻之后，她又站起身，走出门外，往去幼儿园的方向瞅了瞅，仍不见丈夫和路路的影子。

这时候，太阳早已落山，夜幕渐渐降临，马路旁的路灯和高楼大厦上的霓虹灯一盏盏的亮了，与天空那几颗大大的星星交相辉映。赵丽娟按耐不住焦躁的心情，在房间来回踱

步。蓦地，她用洁白的牙齿咬了咬下嘴唇，似乎想起了什么，又象下了个决心。然后，她推出凤凰牌自行车，锁好房门，往街里驶去。她要到几个亲戚家寻找路路。路路的姥姥家、舅家、姨家，都在本市。也许路路冒冒失失地窜到他们那儿去了呢！

她首先来到路路的姥姥家。姥姥、姥爷和小舅正围坐在炕上吃饭。她向他们说明来意，他们大惊失色，慌忙撂下饭碗。路路的小舅边穿鞋下炕，边说：“大姐，我帮你找路路去！”

“你先吃饭吧。”赵丽娟阻拦着：“找也没个目标。我先到他大舅和二姨家看看再说。”

她来到路路的大舅家。大舅母说：“路路没到这儿来。”

她来到路路的二姨家。二姨说：“没见路路的面儿呵！”

路路究竟哪儿去了？难道发生了什麼意外？被拐骗？被杀害？还是……想到这儿，赵丽娟的心房不由得一阵悸动，鼻子一阵发酸，眼泪顿时涌进眼窝，然后顺着俊俏的脸颊滚落下来。

不，路路一定不会发生什麼意外，一定很安全地呆在什麼地方！她自我安慰着：也许现在已经跟他爸爸回家了呢！她麻利地拭掉脸颊上的泪水，跨上26型轻便自行车，风驰电掣般地往家驶去。

张玉斌在东市场没找到耍猴的人，立刻骑车往一商店驶去。他知道，那里的大楼旁有一块较大的场地，常有耍猴卖艺的人在此招揽生意。他猜测，大概路路看了一场没看够，又跟着耍猴的看另一场去了呢！

他的猜测不无道理。但是很遗憾，一商店附近根本没有

耍猴的，只有南方来的几个木匠和两个补鞋匠在招揽生意。他感到懊丧，灰心丧气地看看表，快七点半了；抬头看看天，几颗寂寥的星星眨着眼；环顾四周，到处灯光灿烂。此刻，正是畜归圈鸟归林的时候，路路为什么就不知道回家？他估计这时候耍猴的不会再耍，也许已经投宿到哪个饭店或旅馆了。

他来到迎宾饭店旅店部顾客登记处，询问那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：“同志，有没有一个耍猴的到这里住宿？”

女服务员斜眼瞅瞅他，撇着小嘴道：“什么耍猴的要狗的，这里又不是大车店！”

是呀，这些带着小动物的卖艺人，应该住大车店，怎么会住这么高级豪华、价格昂贵的旅店呢？都怪自己忙昏了头。他十分感谢女服务员对他的提醒，丝毫不计较她那冰冷生硬的态度。

他气喘吁吁地赶到这个边疆小城唯一的一家大车店。来到登记处，问那个肥胖的老太婆：“同志，有没有一个耍猴的在这里住？”

“有。耍猴的、卖猪的、赶车的、干啥的都有。”老太太嘴碎，一口气说了一大串，然后用手往走廊一指，“三号房间住着两个耍猴的，南方来的……”

“谢谢”。张玉斌转身来到三号房间敲门。室内传出“请进”的声音。进屋。见一老一少两个耍猴人正在喂那只褐色的猴和那只黄色的狗。“您有何贵干？”老人慌忙站起身。

“我……”张玉斌一时语塞。说什么好？说来找孩子？那不意味着怀疑人家拐骗孩子？“我……”张玉斌吱吱唔唔，脸

憋得彤红。突然，他想起兜里的记者证，慌忙掏出，双手递了过去：“我，我是记者，来采访你们……”

“哟，欢迎，欢迎！”老人看也没看，就把记者证递了回来。“我们是来谋生糊口的喽，没什么好采访的喽。”老人不自然地笑着，递过一支烟，“请吸烟”。然后又递过一张纸：“这是我俩的介绍信……”

张玉斌只好假戏真做，煞有介事地跟他们唠起来。

八点多钟，张玉斌匆匆忙忙地赶到家，见妻子丽娟正坐在沙发上暗自垂泪。他忙安慰道：“别着急，别伤心，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，会找到的。”劝说妻子的同时，他自己却一阵阵的焦躁和伤心，要不是碍于男子汉的面子而硬憋着，眼泪早就流出来了。他也十分疼爱孩子。

丽娟悄然抹掉泪水，对丈夫道：“你快吃饭吧，跑了大半天，该饿了，也累了。我不着急，你也不要着急……”说着，又禁不住啜泣起来。

张玉斌慌忙走过来，扳着妻子那颤抖的肩膀，瞅瞅她那泪珠涟涟的脸庞，蚊蝇般地安慰道：“别哭，你要哭，我……我也……哭……”说着，夫妻二人抱头痛哭。唉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！

无情未必真豪杰，怜子如何不丈夫。谁也不会说这对夫妻感情脆弱，意志不强吧？

夫妻二人哭了一会儿，愁绪似乎减少了许多，心情好象痛快了一点儿。张玉斌拽着妻子的手道：“来，咱们一块儿吃饭。不吃饭哪能行？”

赵丽娟勉强走过来。这顿饭吃得毫无味道，硬往里塞也塞不进去。